

文藝創作叢書

水風砂

韓希梁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文藝創作叢書

水 風 砂

韓希梁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二·上海

水 風 砂

著 者 韓 希 梁

*
* *

有 版 權

1951年3月華東人民出版社第一版上海印00001—10000冊

1952年12月新一版上海印10001—15000冊

書號(341) [11148] 定價 羊3,0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華文印刷局承印

* *
*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目次

一	『不懂』『沒得』	一
二	他是『重點』	一〇
三	砲長講的故事	一五
四	全連『覆沒』了	二四
五	全連都完了，『頂住它！』	二八
六	右眼沒有瞎	三五
七	『救她！』	三九
八	『人在武器在』	四二
九	他們在唱：『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』	四六
一〇	他們兩個	五〇

- 一一 『我出門的時候，他還在背人』……………五七
- 一二 『這是你們的』『這是你們的』……………六一
- 一三 軍民一鍋……………六七
- 一四 『答應首長的要求，不要人換』……………七〇
- 一五 『我敬的是活菩薩呢！』……………七四

一 「不懂」「沒得」

大江的出海口上有一個小島，名叫『水風砂』。這島東西長有六七里，南北祇有三四里，像一個梭子一樣的塞在出海口上。真是四面朝水，一面朝天。波浪舔舔堤岸就流入東海了。

島上駐着一個重砲連隊。防水堤上蹲着四門大砲，大砲張着黑口，監視着江面，他們的任務是保衛着海口。

夏天的太陽熱得怕人，金色的波浪閃人眼睛，在那江心的燈塔旁邊，來往着各種帆船、打魚船，成羣的野鴨落在江面順水東流，淌了一陣，又成羣的飛回上水，又順水東流。這樣的好風景，誰不歡喜看看呢？

江景雖好，但是這幾天，我們的老砲長和砲手們却懶得看。一來，是因為大砲渡過了三十里水路的江面後，還得通過沙灘，拉砲上岸，構築大砲的陣地，還得運送數百根木料上岸，島上的堤

岸地形複雜，我們就用全連人來拉一門砲。但是陣地構築好了，接着大家要揩擦大砲，檢查彈藥和測地瞄準……那有閒心思去看江景。

二來，使我們的老砲長不高興的，是砲工事的旁邊，有一家老百姓自己砍倒了一棵盆粗的大樹。本來這是老百姓自願砍倒的，他與我們軍隊有什麼關係呢？但是，誰無緣無故的捨得砍倒這個盆粗的大樹呢？其中必有道理。連隊動員到島上來時，革命軍人委員會就提出過：一定要搞好島上的羣衆關係。而且，連的革命軍人委員會的主任又在本班當砲手。

老砲長邢老甫坐在那棵砍倒的樹樁上，樹就倒在砲工事的旁邊，他的眉一皺，他對革命軍人委員會主任王卓漢說：『老王，我們幫他家把樹扛進去吧！』

革命軍人委員會主任王卓漢比砲長年青，是個二十幾歲的小夥子，在班裏又是互助組長。每次，老砲長在班裏祇要動員什麼工作，他總是首先提出保證：『不成問題，我帶頭幹。』誰的思
想搞不通了，他也很能說服人。現在要幫老百姓搬送木頭，當然也會走在前面的。

砲手們拖的拖，扛的扛，像拖大砲的時候一樣，把砍倒的大樹拖過第一道防水堤，往堤下的

一家人家送。

堤下走出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來，這女人跟人一碰面就望見她眼眉上長有一個疤，大樹就是這個疤痢眼女人家的。他一見砲手們拖着她家大樹，可就忍不住的開腔了：『你們把我家橋板弄斷了，又把我家的樹往那裏拖？』（讀者，請原諒，我不準備寫出他們的土話。）

老砲長知道這疤痢眼女人誤會了：當是我們弄她家的樹當柴燒。馬上放下大樹解釋說：『大嫂子，我們不能砍倒你家的樹來當柴燒的，我們是幫你家扛回來的。』

互助組長王卓漢也說：『弄壞你家什麼，我們給錢賠你。』

爲什麼這個疤痢眼女人捨得把大樹砍了呢？事情是這樣的：連隊自從進駐這島子，島上的人總不和我們同志沾，成天連話也不講，女人們就忙着藏東西，男人們也不照面，出來應付隊伍的多是些女人和扶着柺杖的老頭。要是借點什麼東西，回答的總是『阿拉沒得』，『阿拉聽不懂』。房門鎖着，屋外真是空空如『野』，連根草都沒有，而臥房裏，却堆的塞不下。電話員們反映說：『我們住的那一家，架線借個竹竿撐線都不肯，連小雞也關「禁閉」了。』

老砲長他們的這個砲工事，是日本人留下來的，一個現成的鋼骨水泥工事，兩旁還築有水泥的彈藥室和掩蔽部；水泥工事的外面，蓋有厚到兩公尺的培土，培土的上面，雖說長了許多青草，但是還沒有把工事全部偽裝起來。因此，砲手們就從防水堤上大樹上折下了幾根小枝，弄偽裝。第二天，這個疤痢眼女人不吭聲的請了幾個老年人——也不知她把她的男人藏到那個島上去了，就把工事邊上的一株盆粗的大樹砍倒了。後來才曉得：她看見我們折她的樹枝作偽裝，就怕『老總們』砍她的樹當柴燒。

這種事情，島上發生的也不止一次，比方伙房裏吧，碰到這種問題就更多。

提起伙房就是一個『複雜』的單位，一到那裏就是挖鍋造飯，切菜擀麪，東一堆麪粉，西一桶油鹽，叮叮噹噹的一天忙到晚。伙房有個飯鍋組長老黃，這人對病號十分關心，祇要一聽到說班裏又有病號，你看他慌慌忙忙的吃上一碗半碗，就去給病號買雞蛋去了。

來到島上的第二天，飯鍋組長就向這家房東給病號買雞蛋。房東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婆，守着兩個小孫女兒，一個十一歲，一個八歲，根據她自己說，她沒有兒子，其實，我們從旁邊瞭解，

她把兒子使喚得過江去了。飯鍋組長老黃就把買雞蛋的用意告訴了老太婆，祇見那老太婆並不多話，拐過頭就走進屋裏，叮叮咚咚摸了一陣，拿出兩個雞蛋來，往老黃手裏一塞說：

『老總，拿去吃吧。』

老黃問：『多少錢一個？外面賣什麼價，給什麼價。』

那老太婆連連搖手說：『拿去吃吧！官長，不要錢，不要錢。』

『不要錢的東西我們是不吃的。』老黃當然看出來了，她這樣的大方，並不像老解放區老大娘慰勞我們雞蛋時那樣的真心，『她們把我們當作什麼隊伍呢！』老黃心想。

這情況反映到革命軍人委員會和支部，支部號召大家：一方面調查瞭解島上民情風俗習慣，一方面以實際的勞動結合宣傳來教育羣衆，這樣，全連的幫助羣衆勞動運動就賽開了。這時島上稻子已有腿深，高粱出穗，桔子可吃了，所有的砲手、觀測員、電話員、彈藥手和指揮員們都忙起來了，有的幫女人挑水搗米，有的幫老頭子鋤地餵豬，打掃院子。

那疤痢眼女人有一塊花生地在水泥工事的旁邊，中午的太陽把花生地都曬得燙腳，老砲

長對班裏同志說：『我們去幾個人幫她家鋤花生地吧！』互助組長王卓漢說：『我們犧牲午睡幫她鋤吧！』大家借來鋤頭後，就動手幹了。

花生地一鋤完，有一個砲手去送鐵鋤，對那疤痢眼女人說：『鋤還你吧，你家花生地我們鋤完了，你自己去整理整理吧！』

那疤痢眼女人閃到房門口，留半個臉看人回答說：『那地我家不要了，不是我家的，是東洋人修砲樓留下的公地！東洋人走了，我家看沒人要才種花生的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』

一瓢冷水潑上來了，幫她鋤了地，倒反把她嚇得連地也不要了。

關於這個島上的調查工作，還是老事務長瞭解的情況多些。

我們的這個老事務長，靠近伙房住着，房東祇有一個老頭在家，老頭有一個兒子，據說去上海跑生意去了。老事務長在這個孤鰥老頭家裏擺開賬簿和算盤，計算着島上的現有糧食還可吃幾天，準備派上士過江去運糧。那老頭却在一邊給神敬香。老事務長因白天到住家買點南瓜

青菜，也碰上女人們送上幾棵菜不要錢的事情，於是他見着老頭怪願接近我們，就想湊上去瞭解瞭解情況。

他放下賬簿，稱呼一聲『老先生』說：『你在給誰敬香呀？想問你個事呢。』

這一喊却使那老頭不知怎樣好了。原來這島上的人，不管人大人小，老到七八十也還叫他丁小狗李小貓的；今天，聽到稱他老先生，連忙抱着香，拐過頭來笑着說：『嘿，官長，官長，我給龍王爺敬香呢！……我早聽說有個毛主席的隊伍好，我早望「解放」（稱解放軍）來「解放」，老不來。』

爲什麼別人家都怕解放軍，而獨這老頭曉得有個毛主席的隊伍呢！原來老頭有一個兒子，在蔣匪對山東『重點進攻』的時候，抓兵去過山東，聽說過解放軍是爲窮人翻身的隊伍；他兒子有一次出差回南京領東西，就趁機溜回家來了。回到島上來的時候，正是淮海戰役以後，國民黨匪軍從島上抓了很多的人沿江做工事，防禦解放軍過江。他兒就弄了一隻小船，成天繞着島轉，連船都不敢靠根。他兒也把去山東聽說的解放軍的事，向老頭一談，老頭就成天盼着『解放』

快點來。

接着老頭就講到下面的一些事情：

『那年，東洋人也來島上駐過一百多東洋兵，東洋兵在堤上蓋了四個洋灰地屋子（即鋼骨水泥砲工事），拉進四門大砲來。一上島子，成天要雞吃，一島子的雞快給吃絕了。跟東洋人一陣上島的漢奸隊（偽軍），還幫着找騷女人呢！他指指疤癩眼女人的那邊房子說：『官長，那疤眼子女人，你別看她在衆人面前躲躲閃閃的，背地她還會拉人像東西呢！都是東洋人在這裏駐壞的。』

老事務長接上問：『以後鬼子不是投了降嗎？』

老頭咳嗽了一陣，接上說：『你聽我說，東洋人一投降，「老中國」（指國民黨政府）可就替換了東洋人，常到島上來，「老中國」派兵到島上來不是催糧就是抓人，還要找「小黃腿」（指小雞）呢！催糧的一來，就得殺雞割肉的吃上好幾天，吃過了，袖子一擺，去了，花費的錢，可就該着各家分攤，臨走他們還說：「共匪」厲害咧，「共匪」來了，「三光政策」糧食搶光，壯丁拉

光，柴火燒光。叫你島上糧食都收不成，餓也餓死你。我聽兒說：「解放」可不是他們放的那個屁樣……那些作孽的東西，龍王也生他們的氣……」

老事務長搶過來問道：『怎麼說龍王也生他們的氣？』

那老頭哈哈的笑了一陣說：『哈哈！三四年前吧！龍王下了一陣大雷暴雨，島上進了水，把那一百多鬼子洗盡了，沒死的祇剩下三個，那幾十個漢奸隊比鬼子「乖」一些，早爬上樹了，還剩下十多個沒淹死。』

老事務長後來才瞭解，那是在民國三十一年颶過一次很大的颱風，島子被雨水洗過一次。關於這幾個人物，我介紹到這裏爲止，下面我將要介紹另外幾個人物，他們也是故事的主角。

二 他是『重點』

你以爲我們島上的生活很煩悶嗎？不，砲手們說：『這日子真甜呢。每天洗上三次江水澡，到天黑點名的時候，部隊集合在防水堤上，唱着『腳踏着祖國的大地，背負着人民的希望，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』的歌子。江心的燈塔閃着綠光，從那港口射出的探照燈光，照亮江心小船，有時，港口裏開出了許多火輪船來，輪船上亮着各種紅綠電燈，就像一座活動的樓房，逆水開走了。防水堤上生着濃密的樹林，真美呢！班排裏在陣地工事頂上開個小會，真風涼。

把陣地上一切準備工作弄得完畢之後，戰士們晚間就到江邊去抓螃蟹；螃蟹這個傻東西，一見燈光就爬過來了。戰士們在沙灘上挖上一些小坑，把小馬燈往坑裏一放，不一會，坑裏就爬滿了。彈藥手們把螃蟹拾進不用的砲彈殼子裏，架在火上，用水煮煮就吃了。大家抓的螃蟹多了，就交到伙房去，伙房用麪拌一拌，用油炸一炸，那比放在砲彈殼裏煮的好吃得多了，又節省了菜金。

又改善了伙食。

在老砲長那個水泥工事的旁邊，就是我們的第一砲的工事，這個工事是我們砲手自己構築起來的。砲手們借用水力運送着幾百斤重的木料，蓋起寬敞的工事，大砲蹲在裏面，雄赳赳的監視着江面，全班也住在裏面，從砲口望出去，波浪翻滾。在這個整齊的地下屋子裏，有彈藥室，有被包架，有放碗筷的壁廚，有放儀器和零件的台架，油綠的鋼盔和飯包在壁上排成隊，班報上寫着問答題和挑戰書，這樣在陣地裏學習，真比在房子裏好。砲手們把陣地當作了自己的家。

白天，戰士們在這裏操砲，瞄準江面小船，熟練檢查對數，揩擦機件，砲身上真是一塵不染。到夜間去沙灘上抓蟹，在工事頂上開會，打通思想，互相扯談。

這天天黑之後，一砲工事上坐着幾個黑黑的人影，像是在開小會，又像是在啦呱，有一個年青人的喉嚨正在講着上海『七七』大遊行的故事。他對另一個黑人影說：『你看那些人呀！馬路上簡直是一片人頭，那個紅旗呀真像江裏的浪飄動着。下大雨了！工人學生都撐着傘扭秧歌，高樓上、窗洞裏都伸滿了人頭，工人學生們爭着跟我們握手，爲這，我們的汽車還在原地停了兩

分鐘；後來，咱也不能一個個的握了，就一伸手摸了一大片手。人到了那裏面，簡直把自己都忘了。哎喲，過後我才曉得膀子疼呢……』

說這話的人就是一砲的瞄準手 訾雲山，這是一個年青的小夥子，老是手脚不開的東跑西走，從來沒斷過笑臉，歡喜談笑。接着，他又說，我們遊行的大砲經過南京路時，女學生怎麼給他身上掛花，他又怎樣的把胸挺得直直的，不敢看人家，隨人家去掛；又說到遊行的隊伍，都是美式武器裝備——美式火箭砲、美式機槍、美式反坦克槍、美造迫擊砲、六〇砲，還有美國的擔架牀……『我們美式十輪卡也拖着美式榴彈砲來了。』他說，『都拍掌了，有一個學生在砲上寫了一條「用美國武器打老蔣」的標語，我看到這個，真想告訴那個學生：你曉得，我們這個武器來得多不容易呀！是多少同志的血換來的呀！我們曉得這些武器是怎樣來的，我們當然就會懂得怎樣的去愛護它的。』

年青的瞄準手說的這話是爲了教育對面坐的那個黑人影的。那個黑人影也就是一砲的一個砲手劉鐵山。